

太平天国的节日考释

朱雪娜

关于正式规定的六个节日

每个国家都有各自规定的节日，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在我国建立了农民政权之后，也有自己规定的节日。但这些节日最早始于何时，目前尚未能肯定，仅在天历辛酉十一年《颁行历书》里所附的己未九年十月七日和十月十四日的两通《天王诏旨》中，始见有正式规定。十月七日诏中说：

“每年正月十三日是太兄升天节，二月初二日是报爷节，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，三月初三日是爷降节，七月二十七日东王升天节，九月初九日是哥降节。每年六节各注明该月日顶头，永远如是。颁行天下。”

但洪秀全似乎怕天国人民还不理解这些节日的意义，所以仅隔七天以后，又在十月十四日诏中说：

“天历首重孝顺爷，七日礼拜福禄加。二月初二报爷节，谢爷差朕斩妖蛇。三月初三爷降节，天国迩来共一家。本年三更诛凶首，从此万邦归爷妈，天历二重恭敬哥，舍命赎罪活人多。正月十三哥升节，普天铭感福江河。二月念一哥登极，亦朕登极人间和。九月初九哥降节，靠哥脱罪记当初。天历三重识东王，降托东王是父皇。爷前下凡空中讲，爷今圣旨降托杨。七月念七东升节，天国代代莫些忘。谢爷降托赎病主，乃矣世人转天堂。”

至于天王洪秀全究竟为什么要规定这六个节日？这六个节日各有什么真实意义？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。在这些节日中，有些节日是明确易懂的，然而其中有三个节日，即太兄升天节、报爷节、太兄暨朕登极节，以往史学界有人认为是不能解答的问题^①，但经仔细查阅有关资料以后，我个人认为这三个节日也是可以解释的，兹分别

说明如下：

正月十三日太兄升天节

这个节日顾名思义是太平天国纪念太兄耶苏基督死难的日子。由于天王洪秀全以天父上帝的次子自居，以耶稣为其长兄，也称天兄或太兄，因此就称此节为“太兄升天节”。本来在基督教的《圣经》上，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日期，并无明确记载，只是在《新约》中，有多处提到耶稣是在过“逾越节”亦名“除酷节”的第一天即准备逾越节筵席的那一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而“逾越节”又是什么日子呢？它是犹太民族的重要节日，犹太历即以此节为一年的开始，故是正月。据太平天国颁行印书中的《旧遗诏圣书》出麦西国传（即基督教的《圣经·旧约》出埃及记）第十二章的记载，上帝命令摩西喻以色列人（即当时的犹太人），于是月（指正月）十四日晚，宰羊涂血于门楣，以便当他击杀麦西人（埃及人）即所谓“将麦西地人连兽诸长子尽戮之”^②之时，见有血记的人家，便可越门而过，不杀门内之人，然后率以色列人从麦西国（即埃及）出走，并命子孙后代“宜志此日，历世代守之”。这实际是犹太人摆脱埃及奴役而出走的重大历史事件。所以，这个节日便成为犹太人子孙后代都要纪念的一个节日。但是，后来西方基督教为了纪念耶稣的受难和他三日后的复活，却又正式规定了“受难节”和“复活节”。而这两个节日的时间，也没有固定，只是规定每年阳历三月二十日（恰当阴历的

春分)月圆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为“复活节”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日子,则认为是犹太人安息日的前一天,即星期五(指“复活节”前的星期五),因有“好的礼拜五”(Good Friday)之称。

洪秀全又为什么要规定每年正月十三日十“太兄升天节”呢?这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。除上引天历己未九年十月七日和十月十四日的两通诏旨外,他又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,即“太兄升天节”这个纪念日,还专门发布了一通《天王诏旨》,其中就明确地提到“逾越十四升十三,登极同日排由父”^③。这显然是说:“逾越节”是十四日,“太兄升天节”为十三日,这里虽然只提到两个日子,而没有提到月份,但从颁发诏书的时间看,很明显地是指岁首正月,只不过洪秀全是改按天历来计算罢了。他又为什么认为耶稣死难的日子是正月十三日而不是在传统的“逾越节”正月十四日呢?这可能是因为洪秀全为了要特别纪念这个节日,所以有意安排来要与“逾越节”相区别,因此才有“逾越十四升十三”之说,如果规定为同一日,就显不出这一特殊意义了。

至于洪秀全为什么规定为“太兄升天节”,而不遵照西方基督教传统的“复活节”呢?这也是有道理的。因为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,特别强调人死后灵魂得升天堂是“享永福”,而西方基督教宣扬的耶稣复活的事,对他们没有多大现实意义。同时,升天之说,在一定时期还可以鼓励起义队伍,诛妖杀敌,勇往直前。所以他处处宣传“死后魂升天堂,永远在天上享福,何等快活威风”(《原道觉世训》),以及“正人自有升天日,天堂享福万千秋”(《十全大吉诗》)等等,而且还称南京为“小天堂”。他之所以只纪念耶稣的死难而不纪念其复活,只规定“太兄升天节”而不规定“复活节”,其目的不过是要把太兄的死难作为榜样罢了。

二月初二日报爷节

从这个节日的名称看,“爷”是专指天父上帝的,所以是对天父上帝感恩报爷的节日。但是,它又并非基督教的感恩节(美国规定此节,是为了感谢上帝恩赐丰收之意,时间约在每年秋收后),而是太平天国自己规定的节日。在前所引的第二通《天王诏旨》中说得很清楚:“二月初二报爷节,谢爷差朕轩妖蛇。”由此可知,洪秀全所说的“报爷节”,是为了感谢天父上帝差遣他——天父的次子到人间来斩妖蛇的。这件事,洪秀全早在天历戊午八年的《天王诏西洋番弟》中,就曾指出:“癸好三年斩魔蛇”。这是指何事而言呢?我们认为就是指太平军攻克南京,改名天京,并以之为都城的这件历史大事。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的二月。虽然攻克南京的日子,并不是二月初二日,而是天历二月十四日(也即公元1853年3月19日,清咸丰三年阴历癸丑年二月十日),但太平天国常常选择便于记忆的日子来庆贺或纪念。如在所规定的六个节日中,便有三个节日的数字都是月日重叠的,即二月初二日、三月初三日、九月初九日。至于另外三个节日,因为是无法更改日期的,所以只好从实。而且幼主生日,也可以从十月初九日改为十月初一^④,后期并以此日开“天试”,这也可以说明洪秀全的喜爱。由此可见,“报爷节”实际就是指太平军攻克南京的重大庆祝日,在一定的意义上说,就是类似现代的国庆节。

二月二十一日太兄暨朕登极节

这里所说的二月二十一日,实际是指的清咸丰元年,阴历辛亥年二月二十一日(即公元1853年3月23日),因为当时太平天历尚未制定和颁行。这一天,是洪秀全在广西武宣东乡正式称天王的日子^⑤,亦即所谓“登极”的日子。但是,又为什么说“太兄暨朕登极”呢?这是因为洪秀全自认为太兄和他同是上帝之子,他登极也就是太兄和他一起

登极，亦即所谓“太兄朕乃太平天子”，所以在前引诏书中说：“二月念一哥登极，亦朕登极人间和”。再看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的几通诏旨，更可说明问题。正月十三日诏中说：“登极同日排由父”，二月十八日的诏中亦说：“哥朕由谷一体出，合一作主久福音。”及“谷生哥朕实同胞，故今哥朕同登极”。^⑥这就明白地指出了太兄耶稣和洪秀全自己同日登极的原因。同时就在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一日，即“太兄暨朕登极节”的纪念日，洪秀全又特别下了一通诏旨，规定东王以下二十位高级人员的印衔，并重新排列位次，足见他对这一节日的重视。

三月初三日爷降节

按此节日，是洪秀全为了纪念杨秀清最初假托“天父下凡”传言的日子。但这件事在迄今能见到的太平天国文献上，一般都只说是戊申岁三月，而未指出是哪一天，如天历壬子二年新刻的《天命诏旨书》中载己酉三月十六日时在贵县的天王诏曰：“戊申岁三月，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，显出无数神迹权能凭据，载在诏书。”同年新刻的《颁行诏书》中说：“戊申岁，皇上帝恩怜世人之陷溺，被妖魔之迷缠，三月上主皇上帝降凡”，在天历甲寅四年新刻的《天情道理书》中亦说：“戊申岁三月，天父大开天恩，亲身下凡，出头作主，托东王金口，教导兄弟姊妹”。甚至后来在太平天国告示中也说：

“戊申三九，爷哥恩降凡间”^⑦，等等。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戊申三月，都系指阴历而言。因为当时还没有太平天历。而后来明确地把“爷降节”规定为三月初三日（“哥降节”定为九月初九日亦同理），则是直接把阴历改换成天历的日子而已。因此，就历史事实而言，一般就都认为杨秀清是在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岁三月初三日（即公元1848年4月6日）这一天，最初假托“天父下凡”的。对于此事洪秀全不仅承认，而且特意规定为太平天国的节日，足见其对此事件是非

常重视的。

七月二十七日东王升天节

这是指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，也即公元1856年9月2日，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杀害的日子。在东王杨秀清死后，由于他生前对太平天国的丰功伟绩，天王洪秀全很怀念他，因而规定了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节日。如在前引第二通《天王诏旨》中就强调指出：“七月念七东升节，天国代代莫些忘”，这是要求太平天国的人们，永远不忘的纪念杨秀清。

九月初九日哥降节

考这个节日，正如“爷降节”一样，一般只提月份，未提日期。按后来规定的九月初九日计，则肖朝贵继杨秀清假托“天父下凡”之后，仿效他的办法，最早假托“天兄下凡”的日子，应在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岁的九月初九日（即公元1848年10月5日）。这件事，也正如“爷降节”一样，当时的历史事实是不一定就在九月初九日，只是由于后来把这个日期定为节日罢了。在太平天国前后期的文献中，此一事件都与杨秀清的假托“天父下凡”并提，如《天命诏旨书》中，接“天父下凡”之后说：“是年九月，天兄救世主耶稣下凡，亦显出元数神迹权能凭据，载在诏书”。又如前引告示中的“戊申三九，爷哥恩降凡间”，更明白地把这两件事共提。这说明洪秀全对此两件事是给予同等重视的。

六节之外的“节日”

除以上规定的六个节日之外，太平天国并无其它明文规定的节日了。但对天历元旦日和“圣诞节”（耶稣诞生的节日）却是要庆祝的。尤其是关于元旦日要庆贺的事，是有不少记载的。如陈徽言《武昌纪事》载：癸好三年（1853）年太平军在武昌过天历新年，当时武昌刚攻克不久，这一天到处“金鼓鞞鞞，楚垣（武昌）俨然一大剧场，城内爆竹

如雷，街巷地上爆竹纸厚至寸许。”^⑥谢介鹤《金陵癸甲纪事略》记载南京情况：咸丰四年甲寅“正月七日（即公元1854年2月4日）贼以为元旦，天大雪，未明诵赞美声震天地，贼亦飞刺相贺，见面不跪不揖，但曰高升而已。”^⑦又顾深《虎穴生还记》载浙江平湖情况更详：“除夕（指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除夕），各人赠钱一百文，这是麻天安（指陈玉书）所给新兄弟压岁钱也。晚饭每桌八簋，殊丰盛，旨酒佳肴，彩杯象箸，……明日为元旦一号，乃我清之正月十二日也。

（按为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元旦，即公元1862年2月10日）各各鸡鸣而起，盥漱毕即到天福堂上，整备敬天福礼，燃大烛如臂，猪头三牲，大菜八簋，四海味，糖食八碟，威仪更加整肃，先打锣鼓三通，点了百子高升，然后朗诵，诵毕又打三通，群向老刘（指当地职官刘生顺）称贺，口呼老大人高升，刘亦逊谢，口呼大家高升，然后各散。”^⑧而且还规定“三日内城门不开，新兄弟亦不作生活”，实际等于现代的放假三天。麻天安还要游街，地方职官要互相拜年，即所谓“贼中拜年，直身下跪，不叩首，不作揖，凡三跪即为礼毕，留茶而去。”^⑨在沈梓《避寇日记》中，对浙江嘉兴、秀水等地庆贺元旦日的情况也有类似记载：“满堂丝竹，灯烛辉煌”^⑩。但太平天国却禁止过阴历年。这些记载，虽都出于地主知识分子手笔，但其描述却也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。在现存的《天王诏旨》中，还有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专为庆贺新年的诏旨：

“上帝、基督住人间，天地新；爷哥带朕幼作主，朝廷新；父子公孙同作主，天国新；爷妈哥嫂同下凡，天堂新；太平天日照万方，世界新；天将天兵齐辅佐；爵职新；在地如天圣旨行，山海新；蛇兽伏诛人安妥，臣民新；一统万年万万年，景瑞新；风调雨顺天恩广，万象新。”足见太平天国不论在前后期，都要庆贺元旦节日的。但却并没有正式规

定为节日。

至于太平天国过“圣诞节”的情况，英人呤喇著（王维国译）《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》第二十四章中有所记载：“我在嘉兴渡过了圣诞节（按应指1863年的圣诞节），太平天国人们过此节日比我们早两天（公元1863年的圣诞节应为天历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，早两日即为十一日。按天历比阴阳历只提前了一天，为什么会早两日，原因不明，待考——笔者）他们比我们似乎更敬重这个节日，我赠送了荣王（指嘉兴守将廖发寿，1863年初封荣王——笔者）一件圣诞礼品，在他的府中非常快乐地度过了这一天，天厅举行了特别的礼拜后，府中设宴招待城中所有的首领。”这是迄今我们仅见的一条史料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太平天国也没有把这个日子列为正式的节日。

此外，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其所著《能静居士日记》卷八，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（公元1861年5月2日）记道：“夷行取得贼中书四本归，系英人到江宁（南京）携来物，（中略）《欽命记题记》一本，其取士程文，其题目皆其节令，凡七节：有云《太兄（耶稣）升天节记》，《太兄暨朕登极节记》，《东王升天节记》等类，……此书庚申（公元1860年，太平天国庚申十年，也即清咸丰十年庚申岁）所刊。”这里赵烈文提出了“七节”，是他把元旦日也加入其中了呢，或是由于别的缘故，因为文献不足（即《欽命记题记》一书，也迄今尚未发现），只好姑且存疑待考。

几点联想

在探讨太平天国所规定的六个节日之后，笔者还有以下几点看法：第一，这些节日的规定，表面上看来，虽都与宗教有关，但实际又都各有其重大政治意义的。在洪秀全的思想和行动中，向来是把宗教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。曾在太平天国任过职的美

国牧师罗孝全就曾说过：“他们的可笑的宗教抱负，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”。这种看法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在节日的问题上也反映出这一事实。第二，在太平天国文献中，虽然经常提到“金田起义”这件太平天国史上的头等大事，但是，太平天国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一个纪念这一重大事件的节日。这可能是由于在太平天国时代，对起义的重大事件尽管十分重视，但并不像我们今天对我们的革命起义日（如“八一南昌起义”等）那样，要特别加以纪念的。他们对于起义的理解，也许和我们今天的想法还很有距离，因此并没有正式规定为节日。最后，太平天国虽有六个节日的规定，并且天王洪秀全还常在一些节日里特别颁发诏旨，表示对之很重视。但从中央到地方，各个阶层，各个地区，对于这些节日究竟有什么纪念活动，这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。

注：

① 治太平天国史几十年的简又文先生，在其所撰《太平天

国典制通考》（1958年香港出版）一书的第七篇《天历考》，第六条，六大节期中，就曾有过这样的看法，即认为有三个节期的规定未能解答。对正月十三日太兄升天节，他认为“其特别选定此日究未知有何根据？”对二月初二日报爷节，他说：“据现在所得之史料尚未足以明白解释此节之来历也。”对二月二十一日登极节，则以为“除附会基督升天‘复活节’而强以自己登极一并纪念之外，我人没明其妙，只好暂视为太平天国史上之又一大谜——定为悬案未决而已。”

- ②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：《太平天国印书》，上册，第243页。
- ③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：《太平天国文书汇编》，第54页。
- ④ 罗尔纲：《太平天国史稿》增订本，第16—17页注②。
- ⑤ 罗尔纲：《金田采访记》，载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》。
- ⑥ 转引自王庆成：《英国发现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》，载《近代史研究》，1980年3期，第242页。
- ⑦ 《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》，太平天国告示三。
- ⑧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：《太平天国》，第4册，第597页。
- ⑨ 同上书，第659页。
- ⑩ 《太平天国》，第6册，第741页。
- ⑪ 同上书，第742页。
- ⑫ 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》，第4册，第127页。
- ⑬ 同上书，第3册，第167—168页。

（上接第109页）

- ③④同①第388、152页。
- ⑤ 卡尔·桑德堡：《草原时代的林肯》，今日世界出版社，第246页。
- ⑥ 威廉·赫尔登：《亚伯拉罕·林肯的历史和个人回忆》第76页，转引自弗兰克林《解放宣言》，纽约1963年版，第31页。
- ⑦ 菲力普·范多林·斯特恩：《林肯生平与著作》，纽约1940年版，第429页。
- ⑧ 查尔斯·A·科尔：《林肯的当选是对诸州内奴隶制的直接威胁吗？》载《美国历史评论》，1931年7月号，第36卷，第760页。
- ⑨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5卷，第355页。
- ⑩⑪同①第71、72页。
- ⑫ 马克思、恩格斯：《论美国内战》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，第198页。

- ⑬ 小阿瑟·施莱辛格：《美国共和党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7年版，第123、124页。
- ⑭同①第258页。
- ⑮ 卡尔·桑德堡：《战争年代的林肯》，纽约1939年版，第1卷，第261—262页。
- ⑯同①第258页。
- ⑰ 巴斯勒尔：《林肯全集》，第7卷，第181页，转引自：《解放宣言》，纽约1963年版，第32页。
- ⑱⑲⑲⑲同①第285、87、275、374页。
- ⑳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第15卷，第348—349页。
- ㉑同①第260页。
- ㉒同⑤第283页。
- ㉓㉔㉕㉖同①第392、261、285、503、474页。
- ㉗ 麦克卢尔：《林肯的故事和言论》，第372页。
- ㉘同⑯第125页。
- ㉙㉚㉛同①第321、387、463页。